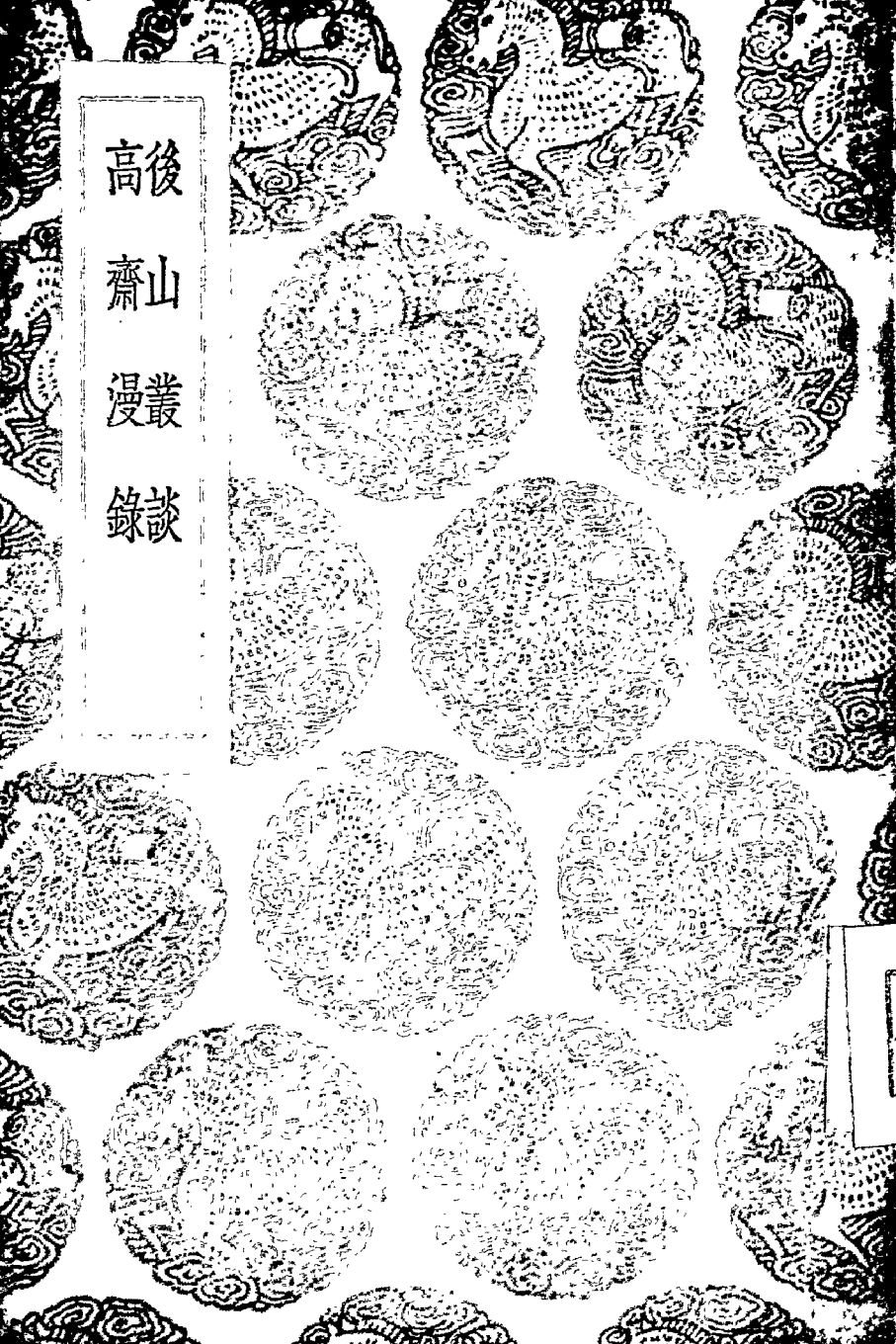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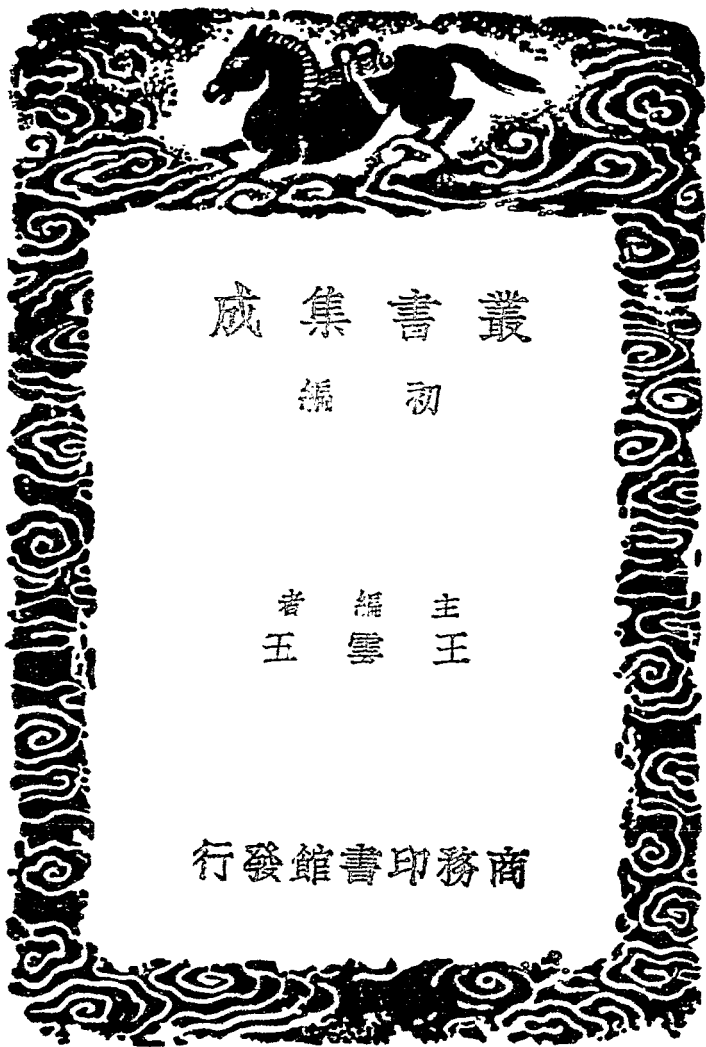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後  
齋山  
漫叢  
錄談






成集書叢

編初

者編主  
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

談 叢 山 後



3 0646 4308 7

著 道 師 陳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  
堂祕笈及唐宋叢書學海類編  
皆收有此書唐宋本一卷非完  
帙寶顏學海皆四卷本寶顏在  
前故據以排印

# 後山談叢卷一

宋 陳師道履

契丹侵澶淵。萊公相真宗北伐。臨河未渡。是夕內人相泣。明日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。文忠公堯叟請幸蜀。真宗以問公。公曰。此與昨暮泣者何異。議數日不決。出遇高烈武王。王曰。公爲上將。視國之危。不一言。何也。王謝之。乃復入。請召問從官。至皆默然。楊公獨與公同。其說數千言。真宗以一言折之。曰。儒不知兵。又請召問諸將。王曰。蜀遠。欽若之議是也。上與後宮御樓船。浮汴而下。數日可至。殿上皆以爲然。公大驚色脫。王又曰。臣言亦死。不言亦死。與其事至而死。不若言而死。今陛下去都城一步。則城中別有主矣。吏卒皆北人。家在都下。將歸事其主。誰肯送陛下者。金陵可到邪。公又喜過望。曰。瓊知此。何不爲上駕耶。王乃大呼逍遙子。公掖真宗以升。遂渡河而成功。欽若愧其議。讒於真宗曰。寇準孤注子爾。博者謂窮而盡。所有以幸勝爲孤注。言以人主而一決也。

澶淵之役。真宗欲南下。萊公不可。曰。是棄中原也。又欲斷橋因河而守。曰。是棄河北也。國之存亡在河北。不可棄也。

澶淵之役。所下一紙書爾。州縣堅壁。鄉鄙入保。金幣自隨。穀不可徙。隨在瘞藏。寇至勿戰。故虜雖深入而無得。方破德清一城。而得不補失。未戰而困。



083  
1121  
2:2854

眞宗旣渡河。遂幸澶淵之北門。望見黃蓋。士氣百倍。呼聲動地。兵旣接。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。虜懼。遂請和。

澶淵之役。詔諸道會兵而合擊。旣和。從其去。又詔諸將按兵。遣使監楊延朗。時虜使在館。旣諭旨。遽曰。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。而虜亦諸使送款。遂以全歸。懷之至今。

澶淵之役。眞宗使候萊公曰。相公飲酒矣。唱曲子矣。擲骰子矣。盪睡矣。

萊公旣逐死。家無遺文。嘉祐中。始得奏章一紙。憂其復失而并記之。使後者有考焉。曰。臣奉聖旨。擊鞬河。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。如起至何處者。一近邊奏契丹遊騎。已至深祁。竊緣三路大軍。見在定州。魏能。張凝。楊延朗。田敏等。又在威虜軍等處。東路深趙。貝冀。滄德等州。別無大軍駐泊。必慮契丹漸近。東南下寨。輕騎打劫。不惟老小驚駭。便恐盜賊團聚。直至大名府以來。人戶驚移。若不早張軍勢。竊恐轉啓戒心。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。令周營杜彥鈿。孫金照將領。往貝州駐泊。或恐天雄軍少。且起五千。只令孫金照部轄。若虜騎在近。卽近城覓使襲擊。兼令問將文字。與石普圖承輪照會掩殺。及召募強壯入虜界。繞蕩鄉邨。仍照管南北道。多差人探挨契丹。次第聞奏。及報大名。一則貴安人心。二則張軍勢。以疑敵謀。三則邊將聞三師北來。軍威益壯。四則與邢洛不遠。成犄角之勢。一隨駕諸軍。扈衛宸居。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。以爭勝負。天雄至具。軍卒不過三萬人。萬一契丹過具下寨。遊騎益南。朗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。令桑贊守結陣南來鎮州。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。出土門路。與贊會合。相度事。

勢緊慢。那至邢洛方。可聖駕順動。且幸大名。假萬乘之天聲。合數路之兵勢。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。排布照應。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。作會合次第。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。一恐契丹置寨於鎮定之間。則定州軍馬。抽那不起。邢洛之北。遊騎侵掠。大名東北縣分。老小大段驚移。須分定州三路精兵。令在彼將帥會合。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。漸那向東。傍城寨牽洩。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。若車駕不起。轉恐夷狄殘害生靈。如蒙允許。亦須過大河。且幸澶淵。就近易爲制置。會合兼控扼津梁。右臣叨列宰司。素無奇略。既承清問。合罄鄙誠。伏惟皇帝陛下。睿知淵深。聖猷宏遠。固已坐籌而決勝。尙能虛己以論謀。兼彼犬戎。願乏糧糗。雖恃腥膻之衆。必懷苟且之憂。豈敢不顧大軍。但圖深入。然亦慮其凶狡。須至過有防虞。煩贖天威。伏增戰慄。

始講和。虜使韓祀匿其善飲。曰。兩國初好。數杯之後。一言有失。所誤非細。後使姚東之。既去而顧。手額再三。是以知虜之情也。姚東之曰。守之事力。契丹之士馬皆盛。然此軍用于阻隘。不能敵南。平原馳突。南軍亦不能支也。慶歷二年。西羌盜邊。戰未解。契丹保境。使請關南十縣之地。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。許昏與加賜使擇焉。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。既見問故。虜主曰。宋塞雁門。廣塘水。繕城隍。藉民兵。非違約。羣臣亟請用兵。孤謂不若求地也。公曰。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。澶淵之役。使從衆。契丹無還者。甯有今日耶。且契丹之所欲戰爾。戰非契丹之利也。從古至今。夷狄得志於中國。惟晉氏爾。方是時。主弱而愚。國小而貧。政刑不修。命令不行。百姓內潰。諸將外叛。故契丹能得志。然土

地不守。子女玉帛歸于臣民。契丹蓋無得也。人畜械器亡者大半。故德光死。述律怒不肯葬。曰。待我國中人馬如故。然後葬汝。戰而勝。其害如此。況不勝耶。今契丹與宋好。歲得金繒數十萬。入于府庫。國之利也。故和則上得其利。戰則下得其利。上受其弊。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搆戰。與國爭利。奈何。舍己之利以利人耶。主大悟。點首久之。公復曰。塞雁門以備羌。塘始子何承矩。事在約前。地卑水聚。歲久則廣。城隍完故。民兵補缺。非違約也。晉遺盧龍。周取關南。皆異代事。若按圖而求舊。豈契丹之利也哉。皇帝以兼愛爲心。守祖宗之約。不願用兵。願兄弟之義。不欲違情。而爲天保民。爲先保土。不得以與人。謂契丹乏金幣。歲遣以永誓好。古者敵國有無相通。必皆欲背約絕好。而加兵。宋安得而避哉。且澶淵之盟。天地臨之。豈可欺乎。乃請昏。公曰。兄弟之國。禮不通昏。男女之際。易于生隙。且命修短不可期。不若歲幣之久也。始契丹請昏。欲因以多求。及公固拒。羣議未決。而難其久。又謂空言無實。使歸取誓書。及再至。定增歲幣二十萬。始契丹一請。宰相遽塞以二事。且使自擇。遂以爲怯。有輕宋心。欲以增幣爲獻。與納。公不可。曰。此下事上。臣事君。非敵國之禮也。且章聖已有歲遺。不爲此名。貨非國之輕重。鄙而失國。古雖小亦不爲也。主曰。古有之。何獨吝邪。公曰。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。假其兵而取隋。則或有之。及太宗擒頡利。突利兩可汗。甯復有邪。主不語。其臣劉四知侍。退數步。公又曰。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。不惟稱臣。亦父事之。或可用此。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。而爲敵國。豈有此邪。將退。主曰。卿謂孤故作此一節。必不可事。豈非不欲保和耶。孤實無此意。卿歸勿爲此言。恐誤宋大事耳。於是置誓書。而使以誓



書來。且求獻納。公上奏曰。臣既以死拒之。虜氣折矣。可勿復許。虜無能爲也。仁宗從之。

韓公再使。將見契丹曰。主將爲使不能久。有言可卽道。公恐虜使來使。遂以爲例。數請對曰。吾不敢也。當與君議于館爾。契丹劉六符貴用事。建議割地。及館客怒謂韓公曰。公爲主言諸臣利於用兵。不爲國計。六符豈欲閒兩國耶。公曰。君甯出此。願余人爲之耳。如宋不過弼數輩。不欲戰爾。其以戰說者何限。六符既喜且懼。然終以此得罪也。

契丹犯澶淵。急書日至。一夕凡五至。萊公不發封。談笑自如。明日見同列以聞。真宗大駭。取而發之。皆告急也。又大懼。以問公曰。陛下欲了此。不過五日爾。其說請幸澶淵。真宗不語。同列懼。欲退。公曰。士庶等止候駕起。從駕而北。真宗難之。欲還內。公曰。陛下既入。則臣不得到。又不得見。則大事去矣。請無還內而行也。遂行。六軍百司追而及之。

東都曹生言。范右相既貴。接親舊。情禮如故。他亦不改。世未有也。然體面肥白潔澤。豈其胸中亦以爲樂邪。惟司馬溫公。枯瘦自如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。王荆公改科舉。暮年乃覺其失。曰。欲變學究爲秀才。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。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。而不解義。正如學究誦註疏爾。教坊雜戲。亦曰學詩。於陸農師學易。以政於龔古勇切深之。蓋譏士之寡聞也。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。世謂黎爲摹畫手。一點一畫。不出前人。王爲轉般倉。致無贏餘。但有所欠。以其因人成能。無自得也。

楊內翰會云。莊遵以易傳楊雄。雄傳侯芭。自芭而下。世不絕。傳至沛周鄉。鄉傳樂安任奉古。奉古傳廣凱。

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。

張某公以御史爲執政。包孝肅公代之。建言臺官不遷二府。無所幸望。則盡言矣。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。孝肅極言其失。遂罷歸院。宋景文公代爲使。文公亦爲上言故事執政。惟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。包拯自府入臺。又言臺官不爲執政所可。假以進者惟三司耳。極力攻臣。冀得其處而用。宋祁其勢必復攻祁。不遂與之。則三司使無其人矣。孝肅遂景文公而代之。遂遷西府。孫文節公并自西府遷右省御史。韓績言其不可。仁宗曰。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。韓素不經意。卒然對曰。包拯可。仁宗熟視而笑曰。包拯非昔之包拯也。

延帥闕。李誠之以幕府行使。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。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。緩不及。方請以歲終爲限。幕府以聞。樞密院牒草報如納。李易其草報如故。與遂上奏曰。夷狄之欲無厭。許之不足爲恩。而長其貪且示之弱。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。樞密使夏竦勅李擅改制書。遣吏部卽訊。李曰。改保安軍牒。非制書也。竦不能屈。虜亦不敢復請。

某公惡韓富范三公。欲廢之而不能。軍興以韓范爲西帥。遣當使北。名用仇而實閒之。又不克。軍罷而請老。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子二府。皆其仇也。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閒焉。猶欲因以傾之。譽范富皆王佐。可致太平。於是天子再賜手詔。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。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。諸公皆推范富。乃請退而具草。使二宦者更往督之。且命領西北邊事。旣而各條上十數事。而易監司。接羣

吏罷磨勘減任子。衆不利而謗興。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用之。而請城京師。人始笑之。初某公每求以俟主意。常未厭而去。故能三入及龍。大事猶問西北相攻。請出大臣行三邊。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。富公使河北。初某既建議。乃數出道者院宿焉。范公既奉使。宿道者院而某在焉。兵退使人致問。范公往見之。某伴曰。參政求去也。范公以對。某曰。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。去則不復還矣。今萬里奉使。故疑求去耳。范公私笑之。久而覺報緩。而請不獲。召堂吏而問曰。吾爲西帥。每奏卽下。而請輒得。今以執政奉使。而請報不迨。何也。曰。某別置司。專行廊延事。故速而必得耳。范公始以前言爲然。乃請守邊矣。而富公亦不還。韓又罷去。而賈陳相矣。及某薨。范公自爲祭文。歸重而自訟云。

蘇黃兩公皆喜書。不能懸手。逸少非好鵝。效其腕頸耳。正謂懸手轉腕。而蘇公論書。以手抵案。使腕不動爲法。此其異也。

善書不擇紙筆。妙在心手。不在物也。古之至人。耳目更用。惟心而已。

王屋天壇道書云。黃帝禮天處也。壇之方隅。陳入玉鏡。而儒者疑焉。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。濮陽杜毅主。王屋簿親見之云。

余與貴人語。偶當其心。明日使人來求異書。士不知有自智。專謂出於卷冊之間。良可悲也。

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。觀曹將軍舞劍。又得其神。造物豈能與人巧。乃自悟之爾。

胡人獵而不漁。熙甯中。官軍復熙河。洮水之魚。浮取之如拾。久而魚潛。治世可俯鳥巢。惟不暴爾。至人入

鳥獸不亂羣行之著也。

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。造指南車不成。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。

蜀人王冕。

一作冕

爲舉子詩義。左之右之。君子宜之。而悟針法。規矩可得其法。不可得其巧。捨規矩則無所

求其巧矣。法在人。故必學。巧在己。故必悟。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。已失其法。況其巧乎。

寇昌齡嗜硯墨得名。晚居徐。守問之。曰。墨貴黑。硯貴發墨。守不解。以爲輕已。嗟乎。世士可與語邪。

毆陽公像。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。而各自是也。蓋蘇本韻勝而失形。家本形似而失韻。夫形而不韻。乃所

畫影爾。非傳神也。

唐令民年二十爲丁。其下爲推。宋次道曰。推者稚也。避高宗諱。闕而爲推。邑縉叔曰。推者推也。獨髻爲推。

傳者誤爾。蓋唐人不諱嫌。梁氏之父茂。始以戊爲武。溫嗜殺。人畏之。并諱其嫌耳。夫人少而分髻。長則

合而未冠。今人猶然。縉叔是也。

道士王太初。受天心法。治鬼神。有功于人。常謂爲室。當使戶牖疏達。若四壁隱密。終爲鬼所據耳。

唐魏鄭公。狄梁公。張燕公。墓棘直而不歧。世以爲異。而孔林無柝棘也。

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。不爲文理。質如金石。潘谷見之而拜。曰。真李氏故物也。我生再見矣。王四學士

有之。與此爲二也。墨乃平甫之所寶。谷所見者。其子游以遺少游也。又有張遇墨一團。面爲蟠龍。鱗鬣

悉具。其妙如畫。其背皆有張遇爵香墨字。潘墨之龍。略有大都耳。亦妍妙有紋。如盤系二物。世未有也。

語曰。良玉不琢。謂其不借美于外也。

張之後。有供備使李唐卿。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。喜墨。常謂余曰。和墨用麝。欲其香。有損于墨。而竟亦不能香也。不若並藏以熏之。潘谷之墨。香徹肌骨。磨研至盡。而香不衰。陳惟達一作進之墨。一篋十年。而麝

氣不入。但自作松香耳。蓋陳墨。膚理堅密。不受外熏。潘墨。外雖美。而中疏爾。

南唐於饒置墨務。歛置硯務。蜀置紙務。各有官。歲貢有數。求墨工於海。求紙工於蜀中。主好蜀紙。既得蜀工。使行境內。而六合之水。與蜀同。李本奚氏。以達賜國姓。世爲墨官。云。唐之閒質。肅公之子。有墨。曰饒州供進。墨務官李仲宣造。世莫知其法。子頗有家法。以遺黃魯直。魯直以爲不迨孫氏所有。而予謂過之。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錠。號稱廷珪。但色重爾。非古製也。

蔡新州確。黃大夫好謙。爲陳諸生。聞楊山人之善相人也。過使相之。曰。蔡君宰相也。似丁晉公。然丁還而君死也。黃君一散郡爾。然家口四十。則蔡貶矣。元豐之末。蔡爲相。黃由尙書郎出爲蔡州。過蔡而別。問其家曰。四十口矣。蔡大駭。曰。楊生之言驗矣。其後有新州之禍。

外大夫穎公。初爲黃州參軍。謁夏英公。公喜相人。謂穎公曰。吾使相爾。而君真相也。視其手。曰。雖貴而貧。不如吾也。出其子。突如堆阜。曰。此大富之相也。

野處。潞之異人也。金卿李生將赴試。問得失焉。曰。兩貫。曰。四貫。巡轄馬遞鋪。皆莫測也。李有田子萃過之。及門。息于廡。置壁下有錢二千。以二百爲陌。有榜曰。巡轄馬遞鋪。問之。方困者所納課也。李始悟其言。

而果黜焉。

花之名天下者。洛陽牡丹。廣陵芍藥耳。紅葉而黃腰。號金帶圍。而無種。有時而出。則城中當有宰相。韓魏公爲守。一出四枝。公自當其一。選客具樂以當之。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。王荊公以名士爲屬。皆在選。而闕其一。莫有當者。數日不決。而花已盛。公命戒客。而私自念。今日有過客。不問如何。召使當之。及暮。高水門報陳太博來。亟使召之。乃秀公也。明日酒半。折花歌以插之。其後四公皆爲首相。

蜀人句龍爽。作名畫記。以范瓊、趙承祐爲神品。孫位爲逸品。謂瓊與承祐類。吳生而設色過之。位雖工而不中繩墨。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爲。二子規模吳生。故長於設色。爾孫位方不用矩。圓不用規。乃吳生之流也。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。不得其本。故用意於末。其巧者乎。

## 後山談叢卷二

諺曰：甘草生則麥熟，苦草生則黃蒿也。又曰：杏熟當年麥，棗熟當年禾。又曰：棗不濟儉，謂棗熟則歲豐也。諺曰：行得春風有夏雨，蓋春之風數，爲夏之雨數，小大急緩亦如之。

祕書丞張饒嗜酒，得奇疾，中身而分。左常苦寒，雖暑月中著襪袴，紗絛相半。

世傳王祥臥冰求魚以養母，至今沂水歲寒冰厚，獨祥臥處闕而不合。

章學士珉爲布衣，以宰相自許，高蓋大輿，盛服羣從，而後出，潤人謂之三品秀才。

驗鏡視其鼻，鼻滑淨如削者，古今人謂之口有高下，今人鑄鐵鏡，陷銅爲面，故明。

光祿李卿先築宅于廬，甃皆用甗，歲夏大雨，閤門及竇積水數尺，內外一洗而發去之。

唐人謂逸少天資不及工用，故初不勝郝瘦，而暮年方妙，余謂不然，衛夫人見逸少學書，拊膺而嘆曰：後

當勝已，此豈無天資者耶？而暮年方妙者，乃大器晚成爾。

獐無膽，兔無脾，豚無筋。

東都相國寺樓門，唐人所造，國初木工喻浩曰：他皆可能，惟不解卷簷爾，每至其下，仰而觀焉，立極則坐。

坐極則臥，求其理而不得，門內兩井亭，近代木工亦不解也，寺有十絕，此爲二耳。

陝之守居多古屋，下柱不過九尺，唐制不爲高大，務經久耳，行露亭用斗百餘，數倍常數，而朱實亭不用

一斗亦一奇也。

魚行隨陽。春夏浮而遡流。秋冬沒而順流。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。

唐末岐梁爭長。東院主者知其將亂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壘。附而塹之。增其屋木。一院笑以爲狂。亂旣作。食盡樵絕。民所窖藏。爲李氏所奪。皆餓死。主沃壘爲糜。毀木爲薪。以免隴。右有富人。預爲夾壁。視食之餘。可藏者。乾之貯壁間。亦免。

虞部閩見賢。老爲容守。歸而自如。曰。惟節食爾。每食常欠三四分。初見部中老者。問而得之。韓幹畫走馬。絹壞損其足。李公麟謂雖失其足。走自若也。

六一爲布衣。容相之曰。耳白於面。名則遠聞。脣不貼齒。一生惹謗。言語毀譽。豈亦有命邪。

齊之龍山鎮。有平陸故城。高五丈。四方五里。附城有走馬臺。其高半之。闊五之三。上下如一。其西與南則在內。東北則在外也。莫曉其理。

寇萊公準。少嘗爲淮漕。有方士爲治丹砂。用竹一百二十尺而通其節。以器盛丹。置其上而立之。半埋地中。於時才得六十尺竹。接而用之。始於歲之朔旦。盡歲而止。丹已融而墮器矣。

澄心堂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。世以爲元宗書殿。誤矣。趙內翰彥若。家有澄心堂書目。才三千餘卷。有建業文房之印。後有主者皆牙校也。

余於丹徒高氏。見楊行密節度淮南。補將校牒紙。光潔如玉。膚如卵膜。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。不迨也。



開封常得劇盜。言富家難近。貯以櫃篋。扃鑰嚴固。貴家喜陳衣而架。有帕便可包覆。夏英公。伏日供帳溫室。戒客具夾衣。客皆笑之。既坐。帳寒生粟。乃以漆斛漬龍皮也。酒半。取瓦礫醃藥水。爲黃金以娛客。

世傳王氏元經。薛氏傳。關子明。易傳。李公對問錄。皆阮逸所著。逸以草示蘇明允。而子瞻言之。

宣城包鼎。每畫虎。掃溉一室。屏人聲。塞門塗牖。穴屋取明。一飲斗酒。脫衣據地。臥起行。顧自視。真虎也。復飲斗酒。取筆一揮。意盡而去。不待成也。

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。曰。虛得名爾。再往。曰。猶一代名手也。三往。於是寢食其下。數日而後去。夫閻以畫名一代。其於張高下。閒爾而不足以知之。世之人。強其不能。而論能者之得失。不亦疏乎。

李公麟云。吳查學於張而過之。蓋張守法度。而吳有英氣也。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。工匠手爾。

六一公論書。喜李西臺。而集古不錄張從申也。兵部秦玠。祠部李宗易。皆學於西臺。各有師法。公爲亳州。問秦西臺何學。曰。張從申也。見之否。曰。未也。示之。曰。西臺不及也。

余於石舍人楊休家。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。石氏子謂明允書也。以示秦少游。少游好之。曰。學不迨其子。而資過之。乃東坡少所書也。故常謂書爲難。豈余不知書。遂以爲難也。

金陵人喜解字。習以爲俗。曰。同田爲富。分貝爲貧。大坐爲壘。黃巢攻金陵。人說之曰。王毋攻也。王名巢。入金陵。則鑠矣。遂解去。

壽之安豐塘。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。至今賴之。塘西有廟焉。塘上之木。花皆西向。子皆東向。懷禪師每住持。必令講師說天台教。使其徒聽焉。學其可廢乎。

唐人根利。一聞千悟。故大梅才得祖一言。入山坐庵。諸老之門。既悟。亦曰得坐披衣。向後自看。不復學也。今人根鈍。聞一知一。故雪竇以古人初悟之語。爲學者入道之門。謂之因緣。退而體究。謂之看話。蓋無言下悟理之質矣。復取古法而次第之。以爲悟後析理之門。謂之淘汰。天衣宗之。而圓通非之。正用臨濟教門。蓋用古責今也。而其徒多不見諦。後悔亦復故云。

閩越黃撥沙。善視墓。畫地爲圍。卽知休咎。故號撥沙。婺人有世患左目者。問之曰。祖墳有木。大則木根傷。害其目。必發墓以去之。既發。有根貫在左目。出之而愈。

宿乳醫陳嫗。年八十餘。切脉知其生早晚。月則知日。日則知時。宿有兩家就乳。切其左曰。母邊是。當夜生。將就其右。左家疑之。不聽也。曰。是家當午而生。無妨也。過午則來日生矣。復切之曰。初更兩點其時也。爲母具食。聽自便。既多爲備。使候時以報技。母就蓐卽生。

文正李公既薨。夫人誕日。宋宣獻公時爲從公。與其僚二十餘人。詣第上壽。拜于簾下。宣獻前曰。太夫人不飲。以茶爲壽。探懷出之。注湯以獻。復拜而去。

襄陽承唐亂。地荒民散。林篁翳塞。常有四大龜。負一小龜而行。或謂乘者爲瑋瑁云。

代北界天池。止荒遠。巡候不至。潘美節度河東。新廟舍。作碑記。歲遣府倅祀之。率常憚行。後竟罷之。契丹

始至室易記。久之來議界。舉知其然而莫能奪也。

生血皆赤。怒心之所出也。赤火色。其性躁。故象之。二乘四果。其白如乳。出于淨心。而累血碧。蝦蛤無血。其故何也。

御廚不登麋肉。太祖常畜兩麋。謂之神豬。熙甯初罷之。後有妖人登大慶殿。據鷓尾。既獲。索麋血。不得。始悟祖意。使復畜之。蓋麋血解術云。

茶洪之雙井。越之日注。登萊鰻魚。閩越江瑤柱。莫能相先後。而強爲之第者。皆勝心耳。

石決明。登人謂之鰻魚。明人謂之化孔螺。

牡蠣固氣。蚶子益血。蓋蛤屬惟蚶有血。

熙甯中作坊。以門巷委狹。請直而寬廣之。神宗以太祖創始。當有遠慮。不許。既而衆工作苦。持兵奪門。欲出爲亂。一老卒閉而拒之。遂不得出。捕之皆獲。

郟城民妻有二十一子。而雙生者七。

壽之善鄉。而吏垂乳。流渾如乳婦。

神宗常夢入大府。有植碑。以金填字。曰宰相項安節。痛而求之。乃太學生也。慈聖解之曰。項安節。卽吳充也。於是正憲公爲相。頸有瘤焉。而項生布衣。至今朝散郎。

方通罷官還鄉。夢至政事堂。尙書左丞黃履素知通。獨起迎。語曰。蕭灑蕭灑。遂去。通向前。諸公語如黃。旣

寤莫測也。旣而得官。校理滿任。得知睦州。是歲建中元年。黃以疾去久矣。往謝執政。范右丞純禮曰。先公嘗守睦。有蕭灑桐廬郡之詩。桐廬真蕭灑也。

周約夢登科作尉。就舍於堂牖。閒得女子隻履。竈閒得筆墨。後數歲中第。爲延州一尉。旣入廨舍。皆夢所見。求二物。皆得之於其處。

文元賈公居守北都。歐陽永叔使北還。公預戒官妓辨詞以勸酒。妓唯唯。復使都廳召而喻之。妓亦唯唯。公怪嘆。以爲山野。旣燕。妓奉觴歌以爲壽。永叔把盞側聽。每爲引滿。公復怪之。召問所歌。皆其詞也。

都市大賈趙氏。世居貨寶。言玉帶有刻文者。皆有疵疾。以蔽映爾。美玉蓋不琢也。比歲淮揚兩州。化洛石爲假帶。質如瑾瑜。然可辨者。以有光也。

王沂公之先爲農。與其徒入山林。以酒行。旣飲。先後至失酒。顧草閒有醉蛇。倒而撻之。得酒與血。怒而飲焉。昏閉倒臥。明日方醒。視背傍積蟲成堆。自是無蟲終身。

浙西地下積水。故春夏厭雨。諺曰。夏旱修倉。秋旱離鄉。浙東地高燥。過雨卽乾。故春得雨卽耕。然常患少耳。

潁諺云。子過母。當暑而涼。水退而魚潛。皆爲大水之候。潁人謂前水爲母。後水爲子。水日至日長。勢不能大。水定而復來。後水大于前水。爲子勝母。水終魚當大出。河濱之人厭于食鮮。水退而魚不出。爲潛云。田理有橫有立。閒謂之立土。橫土立土不可稻。爲其不停水也。

許安世家有伯成樽。如今羯鼓鞑也。

睥邑家令周陽家金鐘。容十斗。重三十八斤。以今衡量校。容水三斗四升。重十九斤爾。

諺曰。田怕秋旱。人畏老貧。又曰。夏旱修倉。秋旱離鄉。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。則稻雖秀而不實。吳地下濕。不積。一凶則饑矣。

趙元考云。寒食麩。臘月雪水爲糊。則不蠹。南唐糞糊用黃丹。王文獻公家以阜茨末置書葉間。然不如也。霍山曰。丞相擅減宗廟羔菟。顏注。羔菟。以祭也。周官蠃氏。鄭康成注。蠃。今御所食蛙也。宋書。張暢弟收有大腹。醫云。當食蝦蟆。而收難之。暢爲先食。前世北人食蛙。南人不食也。

建業文房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別室也。趙元考家有建業文房書目。才三千餘卷。有金陵圖書院印焉。歐陽五代史周家人傳。柴后。邢州龍岡人。世宗紀爲堯山人。拓跋思恭。思敬。兄弟也。而誤作一人。司馬公休云。馮如晦爲長源令。縣人譽之不容口。問政亦不能道也。

王深父爲衛真主簿。始至臺州。州守李恕之。留不遣。久之求去。李問其故。曰。回爲衛真主簿。而未嘗至治所。與吏民相見。以謂不可。故求去耳。李怒曰。爾恃歐陽修而慢我。深父曰。回之所立。豈待歐陽公而立邪。卒歸衛真。李怒不解。深父遂免去。

參寥子。王荆公私居。如在朝廷。忽有老卒生火掃地如法。譽之不容口。或觸燈。卽怒以爲不勝任。遂去之。士不衣帛。酒肉食肆不近營。太祖之軍法也。

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。除用選人以輕其權。而置武德司。刺守貪廉。至必爲驗。蜀山有九枝木。傳以爲異。卒火之。歲餘御札問焉。其賞至銀千兩。而刺州縣捕武德卒。卽殺之。不以聞。吏貪則降杖。集吏民杖之。蜀文富人皆召至京師。量其材爲三等。其上官之。次省員。下押網人安其居。不願來。以疾歸。後復遣。如是數四。不使家居也。

夏英公旣卒。其家客鄱陵。鄰之講僧有學解客。常問之曰。英公貪而喜殺。其報如何。曰。以教言之。當爲龍爾。未以爲然也。他日坐京師。遇夏氏故吏。語近其生。曰。狂夢遇公于塗。氣貌枯悴。白衣故暗。問其所在。曰。爲廬山東潭龍爾。客始驚。其後復至京師。遇其故人於興國寺。其鄰有相語曰。廬山東潭龍已去矣。客又大驚。往問之。曰。東潭隱密。人所不至。往歲木皆立橐。人始至其上。潭水清徹。有白龍在焉。夏日之中。水沸而龍死。夜則復生。冬結冰。于數歲有僧十餘。結廬其上。爲之誦經。又數歲而龍去。草木復生。英公奉釋。故當困厄。復能致僧爲之作福。

文思殿奉帝者之私。凡物必具。宣后當國九年。不索一物。

或勸太祖誅降王。久則變生。太祖笑曰。守千里之國。戰十萬之師。而爲我擒。孤身遠客。能爲變乎。

釋從青人。主某寺之某院。陳講聚衆。而靜居不出。善畫樹石。而人不可使。好事者爲修候。則量其多少。而報之。呂汲公以御史爲淄倅。過而請之。不與也。或問之。曰。後其所事。而先其所好。此吾所以不與也。

仁宗在位四十年。邊羨不入御閣。每大事賜宴一府。令議以開。仁宗崩。訃於契丹。所遇聚哭。旣訃其主。號

勸執使者手曰。四十二年不識兵矣。葬而來祭。以黃白羅爲錢。他亦稱是。仁宗崩。天下喪之如親。余時爲童。與同僚聚哭。不自知其哀也。仁宗旣疾。京師小兒會闕下。然香以祈福。日數百人。有司不能禁。將葬。無老幼男女哭泣過哀。

宣后初臨朝。西戎戒邊吏曰。聖后相司馬公。必用仁宗故事。自今後。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。

杜防契丹名相也。謂和親爲便民。戒契丹世世相受。謹守其約。又虞中國之敗約也。凡十年遣使。以事動四國而堅其約。

國初荆湖既平。溪洞皆納土請吏。太祖不受。廷議獨置辰州。歲費四萬緡爾。

元祐執政。議河兩說。文潞公安樞密。主故道。范丞相。王左丞存。主新道。士大夫是故者。見文安。是新者。見王范。持兩可者。見四公也。

曹武惠王旣下金陵。降後主。復遣還內治行。潘公憂其死。不能生致也。止之。王曰。吾適受降。見其臨渠。猶顧左右。扶而後過。必不然也。且彼有烈心。自當君臣同盡。必不生降。旣降。亦必不死也。

故事常赦。官典賊入己不赦。熙甯以後始赦更罪。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。八年秋皇太后服藥而赦。則盡赦之矣。

故事郊而後赦。奉祠不敬。不以赦論。治平中。郎中易知素貪饕。旣食大官。醉飽失容。御史以不敬聞。韓魏公請論如律。仁宗不欲也。魏公曰。今而不刑。後將廢禮。仁宗曰。甯以他事坐之。士以飲食得罪。使何面

後山談叢 卷二

目見士大夫乎。



## 後山談叢卷三

仁宗初卽位。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。上時遣使傳詔。王坐不拜。使還以聞。上曰。燕王朕叔父。毋妄言。久而王聞之。稍自屈。奉藩臣禮。

燕恭肅王輕施厚費。不計有無。常預借料錢。多至數歲。仁宗常詔有司復給。如是數矣。御史沈邈以謂不可以國之常入而奉無厭之求。願使諭意。上曰。御史誤矣。太宗之子八人。今惟王爾。先帝之弟。朕之叔父也。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。數歲之祿。不足計也。

子曾子初見神宗。上問曰。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。安石何如。對曰。安石文學行義。不減楊雄。然客所以不及古人。上曰。安石輕富貴。非吝也。對曰。非此之謂。安於有爲。吝於改過。上領之。

明者無所不知。智者有所知。有所不知。衆人所知者少。所不知者多。而強其所不知。智者謂其擇而不爲。學而已爲道。雖則不然。學得於外。思出于意。不足以得之。莊子曰。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初。初洞欲於俗。思以求至其明。古者謂之蔽蒙之民。雖然。學與思者道之助也。士之爲道。必始於學。此段疑有脫悞道者呂翁。如金陵。遇王荆公。而公知之。伏拜請道。翁曰。子障重不可。公又勸請曰。我能去障。則爲子去之矣。竟去。以語廣陵王某。王曰。先生何取焉。曰。吾愛其日爾。王以語余曰。如金陵者。翁之真身也。翁察之久矣。欲度故自往。余語禪者普仁。仁曰。障必自去。非人能去也。渠如此道而不解乎。

世傳呂先生像。張目奮鬚。捉脫如市墨者。乃庸人也。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。久而不得。他日有人過之。自言得呂翁真本。約工圖其像。而後授之。工後以像過之。客舍市邸。方畫掛。叩關不發。問吾像如何。且使張之。曰是也。相語而覺稍遠。已而聲絕。發門索之。無見也。意客卽呂翁也。乃以所畫像獻之。今有傳焉。深靜秀清。真神人也。

臯。說文從辛從自。言臯人蹙鼻苦辛之憂。秦以臯似臯字。改用罪字。臣鉉等曰。自古者以爲臯字。故從自。罪捕魚竹网從网非。余謂使民自辛。欲其不犯。秦從网非。不失有罪也。臯古文也。說文不當以篆寫之。駕以一馬夾轅。謂之兩服。服供其事也。左右又各駕一馬。謂之兩騂。騂副也。總謂之乘。又云駟駢亦參也。說文云。騂駕三馬。非也。乘車四馬。因以乘爲四名。乘矢乘章是也。

瓠子在雷澤。黃河故道。今呼爲沙河。沙河西北。其隄猶在。土人謂之瓠岡也。吳越錢氏。人成丁。歲賦錢三百六十。謂之身錢。民有至老死不冠者。

杜正獻公。丁文簡公爲河東宣撫。河陽節度判官桂遜。公惠公之子。上書言事。歷詆執政。至公惠曰。至于臣父。亦出遭逢。謂其非德選也。進奏院報至。正獻戲文簡曰。賢郎亦要牢籠。文簡深銜之。其後二公同在政府。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。正獻避嫌不與。文簡論以深文。子美坐廢爲民。從坐者數千人。皆名士大夫也。正獻一罷去。一言之謫。貽禍一時。故不可不慎也。

元祐八年九月六日。奉太皇太后遺詔。實以三日青楊生好畫。而患其不能別也。釋從有畫名。而從之學。

有以畫來，必召楊而教之。此其所以爲能。此其所以爲不能也。楊有德焉，而謂楊曰：盡子所知，才得其半。何則？以子之不能畫也。

乖崖在陳，一日方食進，奏報至，且食且讀。旣而抵案，慟哭。久之，哭止，復彈指罵詈久之。乃丁晉公逐萊公也。乖崖知禍必及己，乃延三大戶於便坐，與之博，袖間出彩骰子，勝其一坐，乃買田宅爲歸計，以自汙。晉公聞之，亦不害也。余謂此智者爲之，賢者不爲也。賢者有義而已，甯避禍哉。禍豈可避耶。

乖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，旣至而腦疽大作，不可巾幘。乖崖自陳求補外，真宗使輓輿赴朝。乖崖曰：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。乃知杭而疾愈，上聞之，使中人往視之，言且將召也。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賜使者，還言如故，乃不召。

外大父莊敏公爲鄜延招討使，元昊效順，公召李誠之間，其信否，誠之曰：元昊數欺中國，故疑之。今則可信也。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，積年而後叛，今用兵數歲，雖戰屢勝，而所攻不克，田里所掠，不辦一日之費，向來之積費也盡矣，故罷兵耳。然公毋以爲功，歸之。崩知州事龍圖閣待制韓公，服金帶肩輿而出，以聽遺詔，旣成服，又欲改服以治事，寮佐閒之而止。余爲兒時，聞徐父老說，莊獻上僊，李文定公爲守，兩吏持箱，奉遺詔，公步從以哭，自便坐至門外。嘉祐末，先人爲冀州支使，知州事，皇城副使王易經用，乾興故事，遺詔旣至，王召見先人，便服持遺制哭，以示先人，遂都留手。龍圖王學士益柔，擇日而成服。士大夫家居者，皆會哭於府廷。張文定公方平致仕於家，舉哀於近寺，宦者李堯輔言：上散髮解帶，鞵

而不履。下髮衫帽。勒帛以聽宣制。是日成服。元豐末。余客南館脫有。水浮百物。而不能勝玉。可以試玉也。

祕書監劉几好音。與國工花日新遊。是時監貴幸。其弟衛卿諫。不用。乃戒門下勿通。監約鳴管以自通。卿又使他工橫吹於門以誤之。凡數奏而不出。卿又告之。監曰。非也。語次而工至。橫管一鳴。監笑曰。此是也。乃走出。

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爲草。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正。世豈知其然哉。蓋英才傑氣。不減其師。各自成家。以名于世。使張爲畫。吳旣不能越。功與之齊。必出其下。亦曾名之弊也。

朝廷則兵可罷。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。公未以爲然。旣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。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。皆曰不知。及還。與虜使王延壽來。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。又曰不知。公曰。延壽黠虜。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。召裨將曰。問延壽何來。吾爲將而不與知耶。亟書所奏事來。不然。且遣還。兩人大懼。乃以情告。願遣使者。公曰。軍令不可反。君自止之。而書其事來。兩人具以事聞。公自是異李焉。元昊旣效順而不肯臣。請稱東朝帝爲父。國號吾祖。年用私號。求割三州十六縣地。朝議彌年不決。旣而報書。年用甲子。國號易其一字。虜使過延。公坐堂上。召虜使立前而謂曰。爾主欲戰則戰。今不戰而降。則朝廷所賜藩臣詔。與頒朔封國。皆有常制。不必諭。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。則聞之。未聞割地與夷狄也。三州十六縣。豈可得耶。使曰。清遠故屬虜。且墳墓所在。故欲得耳。公曰。中國所失州縣。今未十年。若論墳墓所

在。則中國多矣。使語塞。公曰。爾主既受封。歲祿多少。此則可議。餘不足論。虜使畏服。

英宗卽位。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。皇帝已卽位。大王宜思保富貴。毋行所悔。諸王皇恐。詣次求見。公謝卻之。某王還次。及階。足廢不舉。扶而後升。

王荆公爲相。喜說字始。遂以成俗。劉貢父戲之曰。三鹿爲麤。麤不及牛。三牛爲犇。犇不及鹿。謂宜三牛爲麤。三鹿爲犇。苟難于遽改。令各權發遣。於時解縱繩墨。不次用人。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。以資淺。皆號權發遣云。故并譏之。

張忠定公守蜀。聞萊公大拜。曰。寇準真宰相也。又曰。蒼生無福。幕下怪問之曰。入于言而盡。準一言而盡。然仕太早。用太速。不及學爾。張寇布衣交也。萊公兄事之。忠定常面折。不少恕。雖貴不改也。萊公在岐。忠定任蜀。還不置。既別。顧萊公曰。曾讀霍光傳否。曰。未也。更無他語。蓋以不學爲戒也。

萊公資豪侈。自布衣夜常設燭。廁間燭淚成堆。及貴而後房無燭幸也。

王某公薨。祕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爲讎罪。而戒僧和我。乃大唱曰。妒賢嫉能罪消滅。聞者莫不笑也。

潘美爲并帥。代之北都山。有天池焉。歲遣通判祭之。其後憚遠而罷。久之契丹遣祭焉。又易其屋記。至熙甯中。始有其地。凡數歲。兩使往來。卒不能辨而與之。

故事。歲賜契丹金繒服器。召二府觀焉。熙甯中。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。衆謂天子修貢爲繇。而陛下神武。可一戰勝也。公獨曰。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。勝負幾何。兩府諸公皆莫知也。神宗以問公。公曰。宋

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。惟張齊賢太原之戰。才一勝爾。陛下視和與戰。孰便。上善之。

元祐初。司馬溫公輔政。是歲天下斷死罪。凡千人。其後二呂繼之。歲常數倍。此豈人力所能勝耶。

錢塘江邊土惡。不能堤。錢氏以薪爲之。水至輒潰。隨補其處。日取於民。家出束薪。民以爲苦。張夏爲轉運。

使取石西山以爲岸。募捍江軍以供其役。於是州無水患。而民無橫賦。

范文正公帥鄜延。答元昊書不請。宋元憲請云。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。晏元獻、鄭文肅請驗其書。仲淹。

素直。必不隱。書既上。乃免。

太祖既受位。使告諸道。東諸侯坐使者而問。故宰相其誰乎。樞密使副其誰乎。軍職其誰乎。從官其誰乎。

皆不改舊。乃下拜。

眞宗至陳橋。駐驛不前。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。問知州何承矩。當住江陵。當住澶淵耶。堯叟夜至城下。

不得入。既明。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駕。久之。承矩亦出。見堯叟。堯叟傳宣。承矩曰。某守藩將爾。安知可。

否。此宗工大儒。素所畱心者。願吏取自書劄子曰。臣帶郡符。率屬吏。躬詣界首。奉迎聖駕。將面天顏。臣。

不任踊躍歡呼之至。實封以付堯叟。堯叟復問。對如前。堯叟既去。眞宗遣中使問堯叟。承矩云。何。道路。

相踵。既至發封。乃知當去。而堯叟兄弟皆大怒。承矩卒。諸子不敢仕。

承矩於雄州北。築愛景臺。植蓼花。日至此處。吟詩數十首。刻石。人以謂何六愛蓼花。不知經始塘泊也。

自五代來。契丹歲壓境。及中國徵發。卽引去。遣問之曰。校獵爾。以是因中國。

予爲汝陰學官。學者多言萬壽之西。潁水之上。有林號稅之步。步之西有異木。人莫能名。相傳數百歲。榮落不時。舊有碑云。粉黛塗容。金頂之樹。余過之。往觀焉。木身纔十數年爾。是時歲暮。群木皆落。從者以爲枯也。木下有剝石。石有象文。有銘曰。曹公有悟。怖心未已。敬造浮圖。式崇妙理。文詞闡相。粉黛塗容。金剝一樹。永出樊籠。開元十六年歲在執徐。首旬五日。建地故佛氏道場。石乃剝下銘也。粉黛塗容。謂建像也。金剝一樹。謂建剝也。讀者寡陋。傳者喜爲緣飾。苟無此石。亦足惑世也。

蔡州壺公觀有大木。世亦莫能名也。高數十尺。其枝垂入地。有根復出爲木。枝復下垂。如是三四。重圍環列。如子孫然。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處。木卽懸壺者。沈邱令張戮閩人。嘗至蔡。爲余言乃榕木也。嶺外多有之。其四垂旁出。無足怪者。柳子厚柳州詩云。榕葉滿庭鸚鵡飛者是也。

余讀魏氏雜編。見真宗時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往還書。蓋大臣同憂戚。宜有慶弔。往在南都。奉神宗諱。見蘇尚書作路發運帖。莫知當慰與否也。相與商論。竟復中輟。乃知前輩禮法猶在。而近世士大夫之寡聞也。因錄之。寇侍郎慰書曰。伏以。大行皇帝奄棄萬邦。天下臣子畢同號慕。昔同華綴。俱受異恩。攀靈馭以無由。望天顏而永訣。方纏悲緒。遽捧台函。摧咽之誠。倍萬常品。賀書曰。伏以。聖人出震。大明初耀於四方。王澤如春。普慶俄頒於九有。凡在照臨之下。畢同歡忭之心。侍郎久滯外藩。已成美政。廊廟佇徵于舊德。雲雷始洽于新恩。未果馳誠。先蒙飛翰。感銘忻慰。無以喻名。

夏英公家中風方。父子屢中輒愈。

鱧魚大魚白也。今謂之鱮子。

王學士遼妻某氏。妾常辱之。愬于遼。不受。亦不較也。或問之曰。彼將去矣。不必校也。已而遼怒逐之。某盡歸其裝。一家皆諫止之。曰。此自彼有。我何與焉。然亦非彼所有也。妾遇盜。盡亡其資。常語家人。今夕白露下。使以器取之。又謂遼曰。新婦妾某日當死。以後事累公。皆然。

仁宗四時衣夾。冬不御爐。夏不御扇。

太祖爲太原鎮將。舍縣人李媪家。媪事之謹。他日訪其家。媪則死矣。得其子以爲御廚使。久之不遷。求去。太祖曰。以而才地。御廚使其可得也。爵祿以待賢能。而私故人。使我愧見士大夫。而爾意猶不滿耶。太祖閱蜀宮畫圖。問其所用。曰。以奉人主爾。太祖曰。獨覽孰若使衆觀耶。於是以賜東華門外茶肆。太祖不以法吏爲微官。畏其迂情而就法也。

王荊公嫁女蔡氏。慈壽宮賜珠褥。直數十萬。

前世陋儒。謂秦璽所在爲正統。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。欲以歸太祖。太祖不受。曰。我無秦璽。不害爲國。且亡國之餘。又何足貴乎。契丹畏服。

嘉祐之末。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羣玉殿。御書飛白以徧賜之。蔡襄王珪同爲學士。襄有書名。而仁宗使珪題所賜。兩人各自得也。

太宗不豫。呂正惠公宿西省。內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門。以喪訃告。且問所立。於是長子楚王以疾廢。眞宗



次爲太子。諸子王者五人。公曰：此何語？內侍欲斬耶？豫立太子，正爲此耳。且吾奉手詔，可取視也。王既入，公遽合戶，鑰之而去。眞宗旣立，還而出之。

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曰：與太子問起居，旣崩，奉太子至福甯庭中，而先登御榻，解衣視之而降，揖太子以登，遂卽位。

張忠定公令崇陽，民以茶爲業。公曰：茶利厚，官將取之，不若早自異也。命拔茶而植桑，民以爲苦。其後權茶，他縣皆失業，而崇陽之桑皆已成，其爲絹而比者歲百萬疋，其富至今始令下。惟通樂一鄉不變，其後別自爲縣，民亦貧至今也。

韓魏公屢薦歐陽公，而仁宗不用。他日復薦之，曰：韓愈唐之名士，天下望以爲相，而竟不用，使愈爲之，未必有補於唐，而談者至今以爲謗。歐陽修，今之韓愈也，而陛下不用，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，不特臣輩而已。陛下何惜不一試之，以曉天下後世也。上從之。

葉表爲句容令，縣有盜，改置社稷而盜止。下邳故多盜，近歲遷社稷于南山之上，盜亦衰息。

司馬溫公云：仁宗崩，有司用乾輿故事，羣臣布四腳加冠。於是時莫識其制，以幅巾幕首，破其後爲四腳。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：三代駘首，以阜絹裹髮。周武帝裁爲四腳，名以幘頭。馬周請重繫前腳，蓋布四腳，脚皆後垂，如周制。遇暑則繫其前脚，如唐制。

英宗崩，宋次道誤爲布幘頭，有司遂用民間布喪之服，以金漆紗幘頭，去其鐵脚，而布裹之前，繫後垂，而

不可加冠。壞之而冠。幘頭之失。自次道始也。余謂四腳加冠。今士大夫喪冠是也。夫古之冠古也。四腳今也。於禮爲繁矣。

蕭賈寶氏兄弟同利。伯治要。仲治繁。季爲士。逸飲無度。伯薄之。給與有限。仲數私爲償其費。季德之。祖親。謚仲。仲實不私也。而無以自明。季終疑之。相與如仇。嗟乎。不慎其始。卒以相詆。

爾雅。哉始也。注云。尙書四月。哉生魄。釋文云。亦作哉。疏云。古文作才。以聲近。借爲哉始之哉也。余按說文。才。草木之初生也。哉言之閒也。當作才。非借也。又按集韻。繪一入色。曰纒。借作才。非是。

無爲軍。巢縣。柘臯鎮。永甯院。有雀棲於庭松。累日不去。遣取視之。已立化矣。盛夏極暑。經涉月餘。形質不壞。軒隊鼓翼。有騰翥之狀。

阿井。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。惟二井耳。水也。相傳秤之。比他水重爾。廣濟衙門之上。有石榴木。相傳久矣。元豐末枯死。旣而軍廢爲縣。元祐初復生而軍復。

## 後山談叢卷四

教坊之樂已不齊。凡樂作不偕作。止不偕止。以先後次第而起止。故婉而長。然亦未始不齊也。余於此得爲政之法焉。

蜀中有小車。獨推載八石。前如牛頭。又有大車。用四人推。載十石。蓋木流牛馬也。

中秋陰暗。天下如一。中秋無月。則兔不孕。蚌不胎。蕎麥不實。兔望月而孕。蚌望月而胎。蕎麥得月而秀。兔皆雌。惟月兔雄爾。故望月而孕。

蜀稻先蒸而後炒。謂之火米。可以久積。以地潤故也。蒸用大木空中爲甑。盛數石。炒用石板爲釜。凡數十石。

油絹紙、石灰、麥糠、馬矢、糞草、皆能出火。

廬州有坐化貓。峽中有坐化胡孫。李公擇家有坐化蛇。唐有鸚鵡舍利。

鄆州陽穀。自國初以來。不訴災傷。

漢州德陽。及峽中定軍山。皆有八陣圖。定軍山下土堆也。王師初伐蜀。李昊、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。聽。雍則仁恕之後也。

某官社子民言。大陸今黎陽是也。自此而西北。降水疑安陽河是也。大陸、荊州鉅鹿泊也。過此爲九河。父

老言九河者。正流分爲支流。同爲逆河者。爲潮水所逆。行十餘里。邊海又有潮河。自西山來。經塘泊。李相防在周朝。知開封府。人望已歸太祖。而防獨不附。王師入京。防又獨不朝。貶道州司馬。防步行。日十數里。監者中人問其故。曰。須後命爾。上聞之。詔乘馬。乃買驢而去。三歲徙延州。別駕在延州。爲生業。以老。三歲又徙。防不願內徙。後二年。宰相薦其可大用。召判兵部。防五辭。行至長安。移疾六十日。中使促之行。至洛陽。又移疾三十日。而後行。既至。上勞之。防曰。臣前日知事周而已。今以事周之心。事陛下。上大喜曰。宰相不謬薦人。

詩云。惟寡婦之苟。寡婦乃用苟爾。古之漁苟。亦有制也。

陳恕領春官。以王文正爲舉首。歲中拔劉子儀于帝選。自云。吾得二俊。名世才也。是不愧于知人。楊文公以爲然。謂王楊休山立宗廟器也。

嘉州舊產紫竹。楠榴櫻木等。仕于蜀者。競採之以爲器。人甚苦之。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。章氏之先起家將。爲王氏守北邊。號太傅。其妻練氏封郡君。太傅嘗因事。欲斬兩卒。郡君苦救之。不得。乃陰縱之。兩卒奔江南。皆爲將。閩之亂也。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。太傅已卒。其子守之。兩卒使人諭郡君。言城日暮當破。郡君無憂也。郡君報曰。爾全吾一家。不若完此一城。兩將許之。諭使降。足完一城。此其所以有後也。

世以癩疾鼻陷爲死證。劉貢父晚有此疾。又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。元祐中。同爲從官。貢父曰。前於曹州。

有盜夜入人家。室無物。但有書數卷耳。盜忌空還。取一卷而去。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。就庫家質之。主人喜事。好其詩。不舍手。明日盜敗。吏取其書。主人賂吏而私錄之。吏督之急。且問其故。曰。吾愛其語。將和之也。吏曰。賊詩不中和他。子瞻亦曰。少壯讀書。頗知故事。孔子常出。顏仲二子行而過市。而卒遇其師。子路趨捷。躍而升木。顏淵懦緩。顧無所之。就市中刑人所經。撞避之。所謂石幢子者。既去。市人以賢者所至。不可復以故名。遂共謂避孔塔。聞者絕倒。

魯直爲禮部試官。或以柳枝來。有法官曰。泄漏春光有柳條。魯直曰。榆條準此。蓋律語有餘條準此也。一坐大闕。而文史共深恨之。

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戶。堅忍喜訟。號難治。邵武其尤者。自國初至今。有四令。張鄧公。杜宗會。其二人則忘之矣。宗會。澶人。

趙普請繕都城。太祖不可。曰。使寇至此。其誰駐足耶。

王師旣平蜀。詔昶赴闕。曹武肅王密奏曰。孟昶王蜀三十年。而蜀道千餘里。請擒孟氏而赦其臣。以防變。太祖批其後曰。你好雀兒腸肚。

蜀平。二曹潘美自蜀還。旣對。太祖爲內燕。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。旣入。乃福甯殿。席地而坐。陳麋肉欠熟。情意款狎。酒終設飯。三將皆曰。朝廷事力寡薄。致陛下燕設不豐。上曰。豈止寡薄。此飯乃乞來。三將莫測。曰。近從江南乞此米也。

祕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。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。疑蜀手也。

穎諺曰：黃鶴口噤蕎麥斗。夏中候黃鶴不鳴，則蕎麥可廣種也。八月一日雨，則角田下熟。角田豆也。角者麥之訛也。

婺州李翁，與鄉人如五臺山，衆少皆騎。翁老且覺，獨步行。既至，衆所見端相如常。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寶閣千疊，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。

釋氏之願，儒者所謂志也。志則欲遠大，遠大則成。志在萬里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。

近年華山毛女峯，有隸字曰茯苓。下云：諸山皆假，惟此者真。一旦一丸，三斗三斤，疑爲服茯苓法也。令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，水盡爲度。密和而蒸，服而不丸。道者趙翁云：蓋茯苓不蒸，不能去陰氣也。余謂不煮，不能去皮梗也。

古者諸侯取財於國，不取於諸侯。豈特國民亦然也。維桑與梓，樹之榛栗。椅桐梓漆，梓漆以爲棺，榛栗以爲贊，椅桐以爲器。

馬騾驢陽類，起則先前。治用陽藥。羊牛駝陰類，起則先後。治用陰藥。故獸醫有二種。

三稅法，皇祐初爲李諮所壞。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盜壞。京師市井，自三稅法改後，日漸蕭條。酒肆自包孝肅知府日，重定趨壞錢。

三司故吏高成端，襄城人，明習吏事。自五代以來，三司條貫無不有也。嘉祐中嘗言事不用。

契丹使至德清軍。會仁宗崩。議欲卻之。又欲使至國門而去。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柩前。見天子以安遠人。

張貴妃受冊。詔問冊畢受和儀。其爲修媛。已自尊大。邵必以公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。

張永守蜀。仲春官糶米。仲夏糶鹽。惠民。乾德四年。詔諸道受納稅賦。不得稱分毫合勺銖絲忽。

景德四年。三司使丁謂。復行稽括。比咸平六年稅額。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斤。追。

王旦爲相十一年。王珪十年。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。薛居正向敏中八年。王會章得象七年。盧多遜。

李沆富弼六年。李昉五年。

趙普、呂蒙正、張士遜、呂夷簡皆三入相。

顏常道曰。某年河水圍濮州。城寶失戒。夜發聲如雷。須臾巷水沒。肝士有獻衣柳之法。其要取縣絮胎。縛。

作向。大小不一。使善泅卒沒城中。捫漏穴。用隨水勢。畜入孔道。卽弭。衆工隨與。城堞無虞。

二廣居山谷間。不隸州縣。謂之僇人。舟居謂之蜚人。島上謂之黎人。

仁宗用兵無敵。雖不服而心服。使人數世服。非無敵而何。

仰山元老既北歸。青之山間。有唐福元之故處。深密巖險。久無人迹。元與其徒往焉。舍於石室。夜則小參。

一夕聞疾風甚雨聲。出視。星月粲然。久之有大蛇行來。蟠於室前。仰首以聽。旣罷。伸其下體。如拜伏狀。

而後去。從者震恐。元自如也。自是每夕必至。

太祖常幸祕書省。召管軍官使觀書焉。

太祖置竹木務於汜上。市竹木於秦晉。由河入汜。有卒千五百人。出材於汜。納材於場。置事材場於務之側。有二三千人。凡興造者受成材焉。其法曰。有敢請生材者。徒二年。今啓聖院乃其材也。今百年矣。梁拱之際。尚不容髮。自置八作司。以俱雜物。而領以三司。修造矣。

巖頭、雪峯、欽山、同行。至湖外。詣郵舍求水。舍中獨一女子。見山愛之。爲具熟水。而水盞中有同心結。山諭意而藏之。遂稱疾而留。巖峯旣行復還。訪之則已與女納婚。是夕成禮。乃誘出之。投之棘叢。展轉釣挂。而不能自出。忽大呼曰。吾悟矣。遂棄去。旣出世。每升坐。卽曰。錦帳香囊。風吹滿路香。大衆還知落處麼。衆莫能對。久之傳至巖頭。巖教之曰。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。好好事潘郎。僧旣對山曰。此是巖頭道底。僧人無語。余爲代曰。熟處難忘。徐之南唐崇勝院主崇璟。故王姓也。熙甯中。修殿。大像腹中得畫像。男女相向。衣冠皆唐人也。而題曰。施主王崇璟。豈其前身也耶。

北里張生。家世奉道。自謂當爲左玄真人。遂以爲稱。爲朝元圖。繪其像於位。後夢爲城神所逮。詰而杖之。旣覺。髻流血如膏。杖云。

古鏡懸而旋。入之四平。扣之玉聲。

錢世翬。城前後相押。凡四重。號押搏。故久而不壞。司業黃君守徐。新彭祖樓。砌用在重。使草不生。道者呂翁某。初遇鍾離先生。權授以乾汞爲白金法。翁曰。後復變否。曰。五百歲後。藥力盡。則復故。曰。五百



歲後當復誤人。謝不受。先生驚歎。謂有受道之質。遂授出世法。

蘇公自黃移汝。過金陵。見王荊公。公曰。好箇翰林學士。某久以此奉公。公曰。撫州出杖鼓鞮。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。而撫人有之。保之已數世矣。不遠千里。登門求售。豪子擊之曰。無聲。遂不售。撫人恨怒。至河上。投之水中。吞吐有聲。熟視而歎曰。你早作聲。我不至此。

圓通行脚至浮山。遠錄公深愛之。欲收爲嗣。通遂去。復以偈畱之。欲共評量古今公案。通答曰。究竟。邑子寇定。疽發於腦。每呼其母。自斂平生不孝與悌。則痛可忍。若有使之者。又召其弟。教以勿效我也。

中州松子。雖糝小不可食。然其子可種。惟不可近手。以杖擊其蓬。使子墮地。用深錐刺地。深五寸許。以帚掃入之。無有不生者。東坡居士種松法。

晁無咎移樹法。其大根不可斷。雖旁出遠引。亦當盡取。如其橫生遠近。掘地而埋之。切須帶土。雖大木亦可活也。大木仍去其枝。

丁謂當國。竄逐李寇二公。欲殺不可。旣南貶。而文定復相。相傳忠愍爲閻羅王。世謂死活不得。

洞下太陽和尚。久而無嗣。晚得遠公。欲得爲嗣。遠曰。弟子自有師承。恐誤和尚。太陽出淚。遠曰。請受授鞋。他日爲和尚接法。嗣遠旣住浮山。愛青老明惠。接以洞教。後住。授子遂嗣太陽云。

刁學士約喜交結。請謁常至夜半。號刁半夜。杜祁公爲相。蘇學士舜欽其壻也。歲暮以故事奏用。賈故紙錢。嗣神以會賓客。皆一時知名士也。王宣徽拱辰丞銜史。呂申公之黨也。欲舉其事以動臣相。曰。可一

舉而盡也。有日刁亦與召，叛其謀而不以告。詰朝送客城東，於是蘇坐自盜除名，客皆逐，丞相亦去，而刁獨逸。其後生客皆至從官，而刁獨終於官職。

呂申公曰：惟人生之性不可不養。

參寥如洛遊獨樂園，有地高亢，不因枯槁，生芝二十餘本，寥謂老圃，盍潤澤之，使長茂。圃曰：天生靈物，不假人力，寥歎曰：真溫公之役也。

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，而書待詔皆未能也。詔求善大書者，有僧請爲方丈字，以沙布地爲國字，張圖於上，束氈爲筆，漬墨倚肩，循沙兩行，仍脫袈裟，投墨瓮中，擲以爲點，遂賜紫衣。

里人某賊吏也，既死，請僧對靈追福。夜中有驢伸首出于帷，久之而沒。

西都崇德寺僧善端，酒色自恣，既病，度必死，念地獄果有然耶？若有，不亦危乎？乃然香祝之，曰：地獄若無烟，當上有則當下，既炷，煙下而地裂，受之，端大驚失色而逝。

仁宗每私宴，十閣分獻熟食，是歲秋初，蛤蜊初至，或以爲獻。仁宗問曰：安得已有此邪？其價幾何？曰：每枚千錢，一獻凡二十八枚，上不樂，曰：吾常戒爾輩勿爲侈靡，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，吾不欲也。遂不食。

華陰呂君舉進士，聘里中女，未行，既中第，婦家言曰：我女故無疾，既聘而後盲，敢辭。呂君曰：既聘而後盲，君不爲欺，又何辭？遂娶之，生五男子，皆中進士第，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。

黃綬武人，常謂平生無大過，惟於然河多得官爲恨，蓋邊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，又謂議者重燕而輕

夏燕人衣服飲食。以中國爲法。夏人不慕中國。習俗自如。不可輕也。又言爲涇原總管。嘗夜雪臨邊。願有馬跡。使逐得之。乃夏之選人當四更者。夏人逐更而巡。中國之備不及也。以渠自尋其境。乃舍之。乖崖爲令。嘗坐城門下。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。問何從得之。曰買之市。公怒曰。汝居田里。不自種而食。何惰邪。笞而遣之。

眉山公卒。太學生侯泰。武學生楊選。素不識公。率衆舉哀。從者二百餘人。欲飯僧于法雲。主者惟白下聽。慧林佛陀禪師聞而招致之。

參寥徒。布衣李南式家。甚貧。供蔬菽洗補。恩爲甚篤。他日爲曾子開言之。子開曰。吾輩當爲公報之。使知爲善之效。

蘇長公以詩得罪。劉敞貢父以繼和罰金。旣而坐事貶官湖外。過黃而見蘇。寒溫外間有新譚否。貢父曰。有二屠父。至其子而易業爲儒。買二父每相見。必以爲患。甲曰。賢郎何爲。曰。檢與一解爾。乙復問。曰。與舉子唱和詩爾。他日乙曰。兒子竟不免解著賊賊。縣已逮矣。甲曰。兒子其何免邪。乙曰。賢郎何虞。曰。若何著賦詩亦不穩變。公應之曰。賢尊得以憂裏。



高齋漫錄

曾慥撰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  
說海歷代小史學海類編墨海  
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  
書說海歷代學海三本皆非完  
帙提要所謂僅五葉者也墨海  
守山兩本皆據四庫本守山校  
讎較精故據以排印

## 四庫全書提要

高齋漫錄一卷。宋曾慥撰。慥有類說。自序以爲小道可觀。而歸之於資治體。助名教。供談笑。廣見聞。其撰述是書。亦卽本是意。上自朝廷典章。下及士大夫事蹟。以至文評詩話。談諧嘲笑之屬。隨所見聞。咸登記錄。中如給舍之當服頰帶。不歷轉運使之不得爲知制誥。皆可補史志所未備。其徵引叢雜。不無瑣屑。要其可取者多。固遠勝於游談無根者也。陳振孫書錄解題。載此書二卷。世尠流傳。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。而祇存五頁。蓋自他書抄撮。姑以備數。遺漏宏多。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。摺撫裒輯。視溶所收。多逾什之三四。其或溶本有之。而永樂大典失載者。亦爲補入。略用時代銓次。合爲一卷。雖未必慥之完帙。然大畧亦可睹矣。

# 高齋漫錄

宋曾 慥撰

今人祕色磁器。世言錢氏有國日。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。不得臣庶用之。故云祕色。嘗見陸龜蒙詩集。越器云。九秋風露越密開。奪得千峯翠色來。好向中宵盛沆瀣。共嵇中散鬪遺杯。乃知唐已有祕色矣。仁宗時。度支金郎中君卿。年十九時。與其兄祐郊居。挾策野外。遇田家有醉鬪而傷者。仇人尤而執之。告縣曰。是金秀才呼僮毆之也。縣大夫繫械君卿。欲正其罪。君卿不能力爭。吏具文案上。忽有大風來。擺捲文書。乘空去。衆訝焉。明日復具上。大風復掣去如前。又明日復然。大夫驚怪曰。豈非此儒生當貴達乎。解而遣之。後四年。第六人及第。熙寧中。君卿以廣西轉運使致仕。終於其家。

熙寧中上元。宣仁太后御樓觀燈。召外族悉集樓上。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。外家有合推恩。乞疏示姓名。卽降處分。宣仁答云。此自有所處。不煩聖慮。明日上問何以處之。宣仁答曰。大者各與緡兩匹。小兒各與乳糖獅子兩箇。時內外咸歎仰。后德爲不可及也。

歐公作王文正墓碑。其子仲儀諫議。送金酒盤醜十副。注子二把。作潤筆資。歐公辭不受。戲云。正欠捧者耳。仲儀卽遣人如京師。用千緡買二侍女并獻。公納器物而卻侍女。答云。前言戲之耳。蓋仲儀初不知薛夫人嚴而不容故也。

文潞公嘗戲云。某平生作官。趕家僕不止。方爲從官時。家僕已呼僕射。比爲宰相。渠先爲司徒矣。近年貴人僕隸。以僕射司徒爲卑小。則稱保義。又或稱大夫也。

熙寧多行新法。諸路使者。率用一時新進之士。大理寺丞李察。爲河北提舉常平。頗事風采。時文潞公守北門。思欲折之。察年少侏儒。公俟其來。于廳事特設高腳椅子。察進謁盤跚。久不能就坐。公顧左右徐曰。抱上寺丞。察慚沮而退。

江鄰幾雜志云。陳公執中嘗館伴北使。使人問儀鸞司緣何得名。陳無以對。或云。隋大業中。鸞集於供帳庫屋。遂名云。

熙寧殿試改用策。謂比詩賦有用。不知士人計較得失。豈敢極言時政。自取黜落。是初入仕已教之諂也。況登科之初。未見人材。及後仕宦。則材智聲名。君子小人貴賤分矣。不必須殿試策以別人才。人主燕閒時。於其等輩廣訪備聞。然後博記而審察之。天下無遺材矣。

鄧潤甫聖求。元豐中。爲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。秦陵嗣位。以甘盤之舊。入翰林爲學士。及以事外補。林子中希爲中丞。上章營救。其略曰。先帝西垣之詞客。十載于茲。陛下東宮之舊臣。一人而已。上不聽。後數年召爲兵部尚書。時范純夫祖禹爲內相。蔚有時望。與鄧公同知貢舉。引試第二場間。忽有中使宣押學士拜尚書左丞。范公方冠帶迎肅。中使曰。宣押鄧學士。非范學士也。鄧俄頓上馬。迴鞭揖諸公。頗有得色。數日以病卒于位。黃道夫嘗爲祭文云。中臺三月。功名已遂。於推揚。東府數宵。魂魄俄歸於寂寞。道夫自謂



精切戲曰。此文可書之。聖求門右。章子厚惇笑曰。聖求生爲執政。死乃作桃符矣。當時傳以爲笑。

王荆公五經義初成。裕陵嘗問曰。禹貢稱導淮自桐柏。導渭自鳥鼠同穴。至導河但云積石。不言自何也。荆公無以爲對。

王荆公一日見婢持縑帛付外浣。公戲作謎云。雖居色界中。不染色界塵。一朝解纏縛。見性自分明。

王荆公在鍾山。與客對棋。云。彼亦不敢先。此亦不敢先。惟其不敢先。是以不敢爭。惟其不敢爭。故能入於不死不生。客莫曉其意。公曰。此持棋謎也。

王荆公游山題壁云。欲據而食。又無木。欲飼吾蠶。又無木。有木則利用刑人。無木則不可伐而燒。乃安石至此四字。其後林震遊揚州平山堂。題壁曰。饑饉。知其爲震來也。同行宋高輒書其旁曰。不可。衆莫曉其義。高曰。高來不可。低來不可。客大笑。

王和父守金陵。荆公退居半山。每出跨驢。從二村僕。一日入城。忽遇和父之出。公亟入編戶家避之。老姥自言病店求藥。公隨行。偶有藥。取以遺之。姥酬以麻綿一縷。云。相公可將歸。人事相婆也。公笑而受之。元豐中。王岐公位宰相。王和父尹京。上眷甚渥。行且大用。公乘間奏曰。京師術者皆言。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。神宗怒曰。執政除拜由朕。豈由術者之言。他日縱當次補。特且遲之。明年春。安禮果拜左丞。珪曰。陛下乃違前言何也。上默然久之。曰。朕偶忘記。信知果是命也。

王相珪當國。有故人至政事堂。公問勞甚厚。其人宦遊不遂。有憔悴可憐之色。時用郊恩改章服。公曰。吾

友蹇連歲久。且喜近錫章服。故人笑曰。某舊著綠時。只是清貧。自著緋後。轉更赤窮。諸公閔堂爲之絕倒。馮公京爲樞密使。嘗薦王鞏可用。王荆公安石曰。鞏止是一小男女。陪陟馮京。故薦之。馮公曰。王鞏與臣陪陟。誠如安石所言。若以爲小男女。則鞏戊子生。上變色久之。神宗皇帝戊子生故也。

蔡懋爲馮公京之婿。馮薨於位。泰陵車駕臨奠。懋衰絰雜於馮氏子弟間。厲聲呼曰。陛下臣父屈死。上驚愕。問之。乃懋。自是知持正之冤。而惜其死。

元祐初。溫公拜相。更易熙豐政事。荆公在鍾山。親舊恐傷其意。不敢告語。有舉子自京師歸。公問有何新事。對曰。近有指揮不得看字說。公曰。法度可改。文字亦不得作乎。是夜聞公繞牀行至達旦。於屏上書司馬光三字凡數百。其胸次不平之氣槩可見也。

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。茶與墨者正相反。茶欲白。墨欲黑。茶欲重。墨欲輕。茶欲新。墨欲陳。蘇曰。奇茶妙墨俱香。是其德同也。皆堅。是其操同也。譬如賢人君子。黔皙美惡之不同。其德操一也。公笑以爲然。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

呂相微仲當國。豐相之爲諸曹侍郎。凡數月。不至相府。公寄聲云。相之久不相過。頗有欲面言者。後半月。相之纔往。見語不及他。但敘寒暄而已。至欲去上馬。徐云。寡欲可以近道。相之唯唯而去。

范師厚曰。忠宣公元祐初。自慶帥被召。給事中。遂執政。其弟德孺代守慶。一日。德孺有書論邊事。公以書答之云。大輅與柴車爭逐。明珠與瓦礫相觸。君子與小人鬪力。中國與外國較勝負。不惟不可勝。兼亦不

能勝。雖勝亦非也。弟其思之。

祖宗故事。不歷轉運使。不除知制誥。蘇子容頌。自脩起居注。出爲淮南轉運使。未幾召還。遂知制誥。

三蘇自蜀來。張安道。歐陽永叔。爲延譽於朝。自是名譽大振。明允一日見安道。安道問云。令嗣看甚文字。

明允答以賦。近日方再看漢書。安道曰。文字尙看兩遍乎。明允歸以語子瞻。子瞻曰。此老特未知世間人。

尙有看三遍者。安道嘗借人十七史。經月卽還。云已盡閱。其天資強記。數行俱下。前輩宿儒罕能及之。

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。戲曰。以竹鞭馬爲篤。以竹鞭犬。有何可笑。又曰。鳩字從九從鳥。亦有證據。詩曰。鳩

鳩在桑。其子七兮。和爺和娘。恰是九箇。

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。章子厚爲商州令。同試永興軍進士。劉原父爲帥。皆以國士遇之。二人相得。

歡甚。同遊南山諸寺。寺有山魃爲祟。客不敢宿。子厚宿山魃不敢出。抵仙游潭。下臨絕壁萬仞。岸甚狹。橫

木架橋。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。子瞻不敢過。子厚平步以過。用索繫樹。躡之上下。神色不動。以漆墨濡筆。

大書石壁上。曰。章惇蘇軾來游。子瞻拊其背曰。子厚必能殺人。子厚曰。何也。子瞻曰。能自拚命者能殺人。

也。子厚大笑。案此條自抵仙游潭句以下。原本脫去。今據學海類編補入。

禪林有食不盡物。皆投大釜中。煮之名谷董羹。東坡所用乃此事也。亦前人所未用。

東坡作溫公制詞云。執德不回。常用社稷爲悅。以死勤事。坐致股肱。或虧。或問坡曰。溫公豈曹操之徒耶。

坡愕然問其所以。答曰。社稷豈所可悅者。坡笑改曰。用安社稷爲悅。

東坡嘗謂錢穆父曰。尋常往來。須稱家有無。草草相聚。不必過爲具。一日穆父折簡召坡食。飯及至。乃設飯一盃。蘿蔔一碟。白湯一盞而已。蓋以三白爲晶也。後數日。坡復召穆父食。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。比至日晏。並不設食。穆父餒甚。坡曰。蘿蔔湯飯俱毛也。穆父歎曰。子膽可謂善戲謔者也。案此條編入增

俗語云。借書與人一癡。借得復還爲一癡。嘗力辨此語。以爲有無相通義也。貸而必還。禮也。尙何癡。後果見王樂道從錢穆父借書一帖云。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。古語云。借書一瓶。還書一瓶。欲兩尊奉獻。以不受例外物。因不敢陳。續後又覽唐韻。韻字下注。乃云古者借書。以是盛酒果。知非癡字也。故予有送還考古圖詩云。懸知插架有萬軸。頗恨送還無一瓶。用此事。洪駒父又云。癡瓶二事。兩出。疑癡字刻薄子妄改爾。

劉貢父嘗見一士人口吃。戲作謎云。本是昌徒。又爲非類。雖無雄材。却有艾氣。東坡曰。貢父可謂滑稽之雄也。

傅欽之爲御史中丞。嘗有章論劉仲馮。一日貢父邂逅見之。問曰。小姪何事敢煩臺評。欽之慚云。三平二滿文字。貢父笑曰。七上八下人才。

南唐有畫黃頭子數十枚。集于風枝之上。山谷題云。蒿下蹄間。案蹄間原本作啼間。文義未詳。考黃庭堅關今適燕。案本集適飲啄。爭雄。穹杖竿網將作。造語奇古。然詠黃雀亦可。徐師川亦題云。禽鳥之名。多不從之。

可紀。白頭稱公。黃頭稱子。羣飛且鳴。是將鬪矣。又云。禽之至微。勇而善鬪。竟亦何所爭。人爲之勝負。彭器資元祐之末。爲吏部尚書。童子厚拜相。召至國門。從官並出郊迎。器資爲人剛直不少貶。議者以謂總領從官。出迓宰相。旣非私謁。亦未爲過也。在九江數月。楊樂道待制經過。云某與公皆非久於人世者。他日當同職事。然某先往。公亦繼來。器資愕然。一日在廳事。忽睹黃衣人。若今之健步者。持公牒立庭下。公命左右皂隸承接。皆曰不見。公叱之。乃謬爲承接之狀。鞠躬以進。公披牒卷而懷之。云來日食後便行。卽入內區處家事。作書別親舊。又作頌與宋夫人訣別。次日午後無疾而逝。或曰器資若了達理性。則其去當無影響。又若去登仙。必有道侶來迎。健步持檄。得非去爲神矣乎。

章公惇罷相。俄落職。林公希爲舍人。當制制詞云。惇惇無大臣之節。快快非少主之臣。章相寄聲曰。此一聯無乃大甚。林答曰。長官發惡。雜職捧毒。無足怪也。

崇寧初。蔡京用事。章公惇謂客曰。蔡元長必行三舍。奈何。客曰。三舍取士。周官賓興之法。相公何爲不取。章曰。正如人家有百金之產。以其半請門客教弟子。非不是美事。但家計當何如。聞者以爲知言。

李元膺早負才名。詩句精巧。蔡太師京深知之。蔡在翰苑。嘗因錫宴西池。失腳踏水。幾至沒溺。元膺聞之。笑曰。蔡元長都濕子肚裏文章也。蔡聞之大怒。卒不得召用。而卒。士論惜之云。

薛昂言白篇。初行於都下。每兩值錢二十萬。蔡京一日宴執政。以盒盛二三兩許。令侍姬捧爐巡執政坐。取焚之。至尙書右丞范致虛。取盒盡傾入懷中。姬持空盒還。白京欲勸右丞一杯。京許之。姬取玉斗注

酒飲致虛。致虛辭之。嫗以手開衣領。傾納懷中。其香俱敗。

崇寧中。蔡太師行當十錢。章縱坐私鑄。文面編置。人多言其枉。政和間。上皇命改右列爲闔門官。或勸縱用藥除字。縱曰。面已文矣。終不齒於縉紳。止欲註其下曰。太師錯。或調之曰。若注且須聞官。慎勿私注也。蔡京崇寧中。以星文罷相。般出觀音院待罪。客有過之者。京泣曰。京若負國。卽教三子都沒前程。好事者戲云。兩行珠淚下。三箇鳳毛災。

崇寧以後。王氏字說盛行。學校經義論策。悉用字說。有胡汝霖者。答用武策。其畧云。止戈爲武。周王伐商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。歸馬放牛。偃武修文。是識武字者也。尊號曰武。不亦宜乎。秦始皇漢武帝。唐太宗。旣得天下。而窮兵黷武不已。是不識武字者也。榜出。遂爲第一。雖用字說而有理。

大觀四年之冬。册立鄭貴妃爲皇后。時翰林學士范公致虛當制。明日。宰相何公執中奏陳制書不工。上令何公改爲之。腦語云。天地尊位。二氣合而萬物生。日月並明。四時敝而百度正。蓋是改易王荆公拜相。麻元公絳所作者。范公不能平。上章極論其非。且云。聖朝立后。當用新意。不當蹈襲前人通行舊語。至兢至慎。不敢妄措詞。若今來臣僚撰到麻制。以天作之。合對王假有家。臣所以不敢蹈襲而語者。以其係立靖和皇后制語也。又若惟久乃濟。對非初其艱。臣所以不敢蹈襲而語者。以其係立瑤華孟后制中語也。凡此之類。謂宜避忌。貼黃云。人臣之事君與后。猶人子之事父與母也。事有不便於父母而子不言。是不子也。范公坐是竟得罪外補。而禁中終以後制有靖和與瑤華兩對爲忌諱。仍舊用范所草制詞。

張公天覺。政和初召還。俄拜右相。薦引所知。布列要路。未幾爲讒譖所擠。斥逐殆盡。公尋亦罷相。再貶峽州。中途至於僧寺。有千手眼大悲觀音塑像。公題長韻於壁。其畧曰。靈山會上別世尊。各以願力濟羣生。子勿誚我徒經營。手眼太少難支撐。蓋言立朝寡助故也。

政和間。西夏國書誤用本朝廟諱。中書舍人潘兌作詔曰。乃於邊鄙之文。犯我祖宗之諱。張公商英時爲宰相。令兌修改。兌又曰。乃於爲文。犯我國諱。張公乃自爲改云。至於爲文。有失恭慎。時皆服其得體。

給舍舊爲一等。並服纓帶。排方佩魚。元豐中有自侍郎爲夕拜者。故仍舊繫金帶。崇寧初。乃援以爲例。自是給事中並金帶矣。又殿中少監故事亦纓帶佩魚者。禁省供奉之職故也。政和以後。置大司樂位殿少之上。乃援例纓帶。已失本意。後見明堂以頒政位太常卿之上。又援司樂例亦纓帶。皆非也。

宣和間七夕。召宰執近臣禁中賜宴。上曰。七夕何故百司無假。宰相王公黼對曰。古今無假。上爲一笑。蓋用柳耆卿七夕詞以對。

崇觀以後。以言爲諱。宣和辛丑策士偶詢時務。范宗尹肆言時忌。考官不取。以策繳進。曰某字號語言涉異。合取聖裁。上嘉其直。令依次第編排。而衆人終不敢置之前列。僅綴甲末而已。

毗陵有成郎中。宣和中爲省官。貌不揚而多髭。再娶之夕。岳母陋之。曰我女菩薩。乃嫁一麻胡。命成作詩。成乃操筆大書云。一牀兩好世間無。好女如何得好夫。高捲珠簾明點燭。試教菩薩看麻胡。其女亦能安分隨緣。和鳴偕老。兒女成行。各以壽終。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。

宣和間。人材雜進。學士待制班。常有數十人。乙巳之春。開金明池。有旨令從官於清明日恣意遊宴。是夜不扃郭門。貴人競攜妓女。朱輪寶馬。駢闐西城之外。諸公仍羣聚賭博。達旦方歸。議者以爲上恩優渥如此。而身爲從官。乃爲賭錢漢何也。或答曰。非是從官爲賭錢漢。乃是賭錢漢爲從官故也。

初韓公忠彥。曾公布。並爲執政。蔡公京。曾公肇。並爲內相。一日召蔡鎖院草麻拜韓左揆。蔡欲刺探上意。乃奏請曰。麻詞未審。合作專任一相。或作分命兩相之意。上曰。專任一相。繼而宣召內翰草曾公右相。麻詞破題云。東西分臺。左右建輔。蓋有爲也。

宗正寺命宗室名。以字名相犯。故多用僻字。更無義理。而字多不識。每命一名。卽從書吏問釋音。有錢士始者爲判宗。上皇眷遇亦厚。嘗宣諭曰。卿家私事都無奏請何也。士始對曰。臣別無干求。只乞聖恩爲臣改名。上笑而易之。

歐陽詢化度寺碑。虞世南孔子廟堂碑。柳公權陰符經敍。三公以書名。三碑又最精者。

夏噩賢良家藏李太白墨迹十八字云。乘醉踏月。西入酒家。不覺人物兩忘。身在外。太白書。國朝諸名公跋於其後。

太祖皇帝旣下河北。乘勝欲取幽燕。或以師老爲言。太祖不能決。時趙中令留守汴都。走書問之。趙回奏曰。所得者少。所失者多。非唯得少之中。猶難入手。又況失多之後。別有關心。太祖得奏。卽日班師。

董禹川藩長於四六。嘗有云。八十日歸去來兮。九萬里搏扶搖者。又云。聲聞于天。方類在陰之鶴。時控于



地。有同決起之鳩。又云。考父再命而僂。靡獲循牆。孟軻千里而來。敢云利國。有名士作謝及第啓云。虎士開關。徬徨紫禁。龍章在御。髣髴清光。或曰。此乃把兒番人也。

徐師川族兄少赴舉揚。試圓壇八陞賦。援毫終日。不能下筆。乃大書試卷云。圓壇八陞。八陞圓壇。卽圓壇而八陞。又八陞以圓壇。八陞圓壇。既圓壇而八陞。圓壇八陞。又八陞以圓壇。榜出。陽爲失意之狀。或調之曰。有司不明固可罪。然吾兄所以被黜。正由小賦中不見題故也。至今人傳以爲笑。

李賓王利用鄱陽人。躬行君子人也。又善相。嘗云。郭林宗作玉管通神。有四句云。貴賤視其眉目。知慧察其皮毛。案學海類編知慧作安否。苦樂觀其手足。貧富觀其頤頰。

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。此一瓣香。奉爲掃烟塵博士。護世界天王。殺人不眨眼上將軍。立地成佛大居士。王公大喜。以其久帥多專誅也。

白雲端長老。厥初禪理未契。因觀弄獅子戲。忽翻袈裟蒙身。跳躍作獅子態。叢林號爲端獅子。

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一他其及談叢山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殿

發行人

王雲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

5
1
2854